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駱仲和似乎並不願意，又卻不過金蒲孤的面子，才勉強地一拱手向呂子奇道：

「呂老先生乃武林人傑，舉世同欽，家人有眼無珠，才致冒犯虎狼！」

呂子奇自然也看出他的言不由衷，遂也冷冷地回了一禮道：

「貴管家身手不凡，老朽此來本為取其辱，怎敢當得主人如此謬贊，設若主人對老朽有半點看得上眼之處，貴管家也不會拿老朽不當人了！」

話講得很明顯，明明白白地指出門口的僕人那傲慢與輕視，根本就是主人的授意，駱仲和微一變色，但隨即恢復正常，若無其事地一笑道：

「敵人已經表示過歉意，呂老先生一定要不諒解，在下也沒有辦法，好在那個混帳還跪在客廳裡，聽由老先生發落如何！」

說著伸手邀請他們入內，這是一間很寬敞的大廳，巨柱粗可合抱，白石鋪地總在六十風方丈大小！

不過正中用紫檀木雕的高屏隔出了一間起坐之處，看不見四週是什麼樣子，然而設備之豪華，僅劉素客的萬象別府與崇明散人的水晶宮可堪比擬！

呂子奇與李青霞自然免不了流露出詫色，金蒲孤卻因為見多了，淡然而無表示，

粗略地看了一眼後，卻向那跪在屏風角落裡的僕人望去，駱仲和見這室中的佈置未能引起金蒲孤的注意，似乎微感失望，故意輕笑一聲道：

「蝸居簡陋，實非待客之所，可是寒舍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地方了，請三位委曲一下吧！」

李青霞不禁脫口讚道：

「駱先生太謙虛了，就是真的龍宮水府，也未及得上先生這裡……」

駱仰和高興地大笑道：

「那裡！那裡！敵人不過是喜歡收藏一些小巧的玩意兒，其實想起來太以無謂，這些東西饑不能食，寒不能衣，僅供耳目賞玩而已，世人卻有擲千金以求之者，說來是真傻，可是敵人祖上數代僅出這些僕人，縮農節食，苦心經營，積存下這些無用的廢物，金大俠一定會認為很可笑……」

金蒲孤聽他語中之意，卻是在誇耀自己財富，心中對他大起反感，覺得他瀟灑上實在太庸俗，因此對這人武功雖高亦不感興趣地道：

「在下對於鑒賞珍玩的知識很淺薄，故而對於此事無由置喙！」

駱仰和對於金蒲孤冷淡的態度依然一無所覺，興沖沖地從案架上取下一個小玉佛道：

「這尊玉佛是唐代的製品，唐太宗虔心佛學，曾遣玄奘法師求經於西土，據雲這是宮內的供佛，先祖以萬金購得，可能這上面還留有李世民的筆法呢，睹物而思古……」

金蒲孤實在聽不下他的刺刺饒舌，乃冷冷地道：

「一尊唐代古代佛即價值萬金，若是年代更久遠的珍玩，豈不是要以億兆論價了嗎？」

駱仰和眼光一亮道：「自然！自然！有些東西簡直是無價寶……」

金蒲孤冷笑著解下自己的箭囊，送到他的身前：「駱先生請為在下這箭囊估估價看！」

駱仰和接過箭囊，翻弄了一遍，感覺眉道：

「金大俠這箭囊式典古雅，信非現代之物，不過器以人傳，假如不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，其身價就差得多了！」

金蒲孤翻過箭囊，指著一行小字道：

「這囊主人曾經留了一行字，不知道駱先生曾否聽過這個名字！」

駱仰和吟出上面的字句：

「大漢自皇高祖斬蛇起義，滅秦伐楚並六國而有天下，四傳至此，未見一將如李廣者，神射無雙，時值率師征匈奴，特賜比囊，期以莫負朕望，箭揚大漢聲威……」

念完了他忽地色動，幾乎要跳起來叫道：「這是漢武手澤，大俠從何處來的！」

金蒲孤微微一笑道：

「說來微不足道，在下曾在一個名叫劉素客的家中作客數日，順手牽羊而來。」

(一四二)

姑婆的眼中閃爍著過去的時光。這時，美也子在旁邊叫喚她們。

「姑婆！久彌他……」

「哩！他臥病在床，明天再讓他們見面，我想他大概也活不久了。」

「怎麼會這麼嚴重？」

「久野醫師老說沒有大礙，真不知道那個蒙古大夫到底懂些什麼。還不知道他能不能渡過這個夏天呢。」

「他得了什麼病，」

我第一次開口。

「是肺病，所以你一定要保重一點。春代的腎臟不好，不能生小孩，所以才會出嫁之後又回來娘家。如果你不多保重，我們這個家即將後繼無人了。」

「小梅，你放心，這個家來了一個這麼健壯的孩子，我們不必再擔心繼承人的問題。不過，這下可有人不能如願以償了，呵呵呵！太爽快了。」

「小竹說的沒錯，這樣我也可以放心了，呵呵呵！」

薄暮的黃昏時刻，寬廣的宴客室裡，兩個像猴猴般的老太婆失聲大笑，不禁令我毛骨悚然，她們的笑聲中很明顯地透露出邪氣與陰險。

我逐漸陷入這個被古老傳說與慘痛記憶糾葛在一起的家裡……

三酸圖屏風

當天晚上我失眠了。

對於一個神經質的人來說，祇要換床，就絕對無法入睡。一整長途旅行已使得我的身體十分疲憊，再加上全身的神經像針刺一般痛苦不堪，使我徹夜清醒。

在三宮車站與諷訪律師道別、旅途中裝扮亮麗的美也子、公車上巧遇吉藏、醜陋的濃茶尼姑、村莊裡的人們、看起來像猴猴般的小梅與小竹姑婆……他們的身影和相遇時的情境；都雜亂無章地在我腦海中出現又消失，而最後出現在我腦海的就是春代姐姐說的那樁怪事。

小梅和小竹姑婆果然年事已高，和我稍微閒聊之後，就累得回房休息去，我則到深房去洗掉一身塵埃。

從澡房出來時，姐姐對我說道：

「從明天開始你再過去和大家一起用餐，今晚你是客人，就在宴客室用餐。西屋的少奶奶，請你留下來作陪好嗎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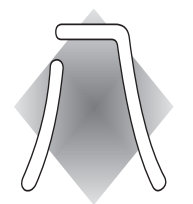
說完，姐姐和女傭阿島兩人將晚膳拿進來。

「哇！我有口福了。」

「請上座，沒什麼好菜，都是一些當季的料理，待會兒如果耽擱得太晚，我會請人送你回去。」

「好，那我不客氣囉！」。這一餐幸好有美也子作陪，餐後她也沒有馬上回去，我們三個人天南地北地閒聊殺時間，話題最多的當然還是美也子。她用愉快的語調談些不得罪任何人的談話，逐漸提到我初來乍到時受驚嚇的心情，同時也拉近了我與姐姐之間的距離。

但是，談到後來，連健談的美也子也逐漸沒有後題而沉靜了下來。沉默的空氣在我們之間流轉的當兒，我趁著這個空檔環視宴客室裡的擺飾。



墓

村

● 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山洞給人的概念，總是一個山洞。我們一進暗門，的確是一個山洞，可是高大寬敞得像是整個山腹全都挖空了一樣，根本不覺得是在山中，而且，山洞頂上，有許多孔洞、隙縫，月光透將進來，整個山洞中，都有迷迷濛濛的光亮，抬頭看去，倒像是有許多個月亮一樣。

那所巨宅，巍然而立，那「建文帝」和齊白，正一先一後，走了進去。

第一部：巨宅中的異事

我在巨宅前站了一會，視線漸漸適應黑暗，更看出那巨宅建造之精細。那麼大的一所宅子（行宮），無一處不是五百多年前的古物，要說起價值來，那簡直是無可比擬。

不一會，我聽得齊白的叫聲自內傳出來，他在叫我：「快進來。」

我跨進了大門，又發出了一陣讚歎聲，看來齊白所找到的記載，不是怎麼可靠，記載上祇說有上千名巧手工匠參加了這個工程，照眼前的情形來看，祇怕還不止。「上千名」，究竟是幾千名？三千還是五千？而從一磚一瓦的考究程度來看，就算是八九千人，辛苦幾年，祇怕難以完成。

所有工匠「下落不明」上萬的家屬號哭涕泣，多少家庭從此破碎；這其中，不知有多少血，多少淚，而為來為去，祇不過是為了一個人避難。

我想到這種，心中自然而然而，生出了一股怒意，我祇是想起了一疊聲地叫著，我陡然大喝：「催什麼，這就來了。」

我的怒意，自然也表露在聲音之中，齊白和我很熟，當然聽得出來。我看到他在前面一個偏廳的門中，探頭向我望來，一副不知發生了什麼的樣子。

我向他揮了一下手：「沒有什麼，不關你的事，我祇是想起了那幾千個巧手工匠的悲慘命運，有點不愉快。」

齊白苦笑了一下：「那畢竟是歷史了。」

我咕噥了一句：「歷史，一直在反覆重演。」

我一面說，一面用力一揮劍，本來我不想去砍削什麼，可是順手一揮間，卻恰好砍向一根相當粗的柱子，若是尋常的劍，倒也罷了，那柄劍真是鋒利之極，「刷」地一聲，已削進了柱子幾寸，我一收勢，劍留在柱中，再一運動，劍身便從柱中透了出來。

齊白也看得咋舌：「好劍。」

我模劍在手，也看得愛不釋手。這時，那「建文帝」也從偏廳中走出來，手中拿著一個看來灰撲撲，毫不起眼的劍鞘，一副討好的神情：「你要是喜歡，就……當是御賜。」

我伸手接過劍鞘來，還劍入鞘，一時之間，也弄不清楚劍鞘是什麼材料所製，我把劍順手放在一張几上，冷冷地道：「你有權處置麼？」

「建文帝」又驚又怒：「這是什麼話？我貴為天子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皇土——」

我極快地打斷了他的話：「那我一直躲在山洞裡幹什麼？」

(六十七)



他這一吼，把她給吼呆了，一臉呆滯茫然的看著他。

「騙人……」歐嘉芝扁著嘴，用怨懟的眼神瞪著他。

「是真的！我喜歡你，我從住在你家時就喜歡你了！祇是那時沒機會，也不敢說。」

看著她那副小可憐的模樣，他的心都軟了，開始責怪自己不該對她這樣大吼大叫的。

他把亂了原本梳理整齊的頭髮，每每祇有在心煩意亂時，他的這個習慣動作才會出現。

Gordon如此，辜仲鳴亦如此。

「騙人……」她眼睜著委委屈屈的淚。「如果喜欢我，為什麼還會忘記我？」

「這個嘛……」他低頭，眼裡有著愧疚，忘了她，實在非他所能願啊！

而且，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祇有老天知道了，他祇是個凡夫俗子，沒辦法回答這麼深奧的問題。

「既然如此，我要回家了，再見。」明明知道這不是他能回答的問題，但歐嘉芝就是不想這麼快的原諒他。

她說走就走，毫不遲疑。

「喂！在你走之前，至少告訴我，要怎麼樣才能讓你氣消啊？」知道再也攔不住她了，辜仲鳴乾脆問個明白。

被他這麼一問，歐嘉芝停下腳步，回頭望著他。

「關於這個問題，你該問你自己。」一個星期過去了，歐嘉芝的生活似乎已經恢復正常。

她每天早上八點出門到店裡，晚上等店關門再回家，一切的一切看起來似乎都很OK，祇除了那偶爾的出神跟發呆之外，一切都算正常沒錯。

辜仲鳴沒有出現。一次都沒有！

突然，一陣很急促的敲門聲把歐嘉芝

喚回現實來。誰啊？

「進來。」

一聽見她的聲音，小雅跟一堆助理匆匆忙忙地跑了進來，一進來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先開電視。這個舉動把歐嘉芝搞得一頭霧水。

「老闆，你快來看啊！」小雅把她從椅子上挖起來，然後推到電視機前。

「這時候哪有什麼好看的電視？」

歐嘉芝失笑，當眼睛往電視看去之後，才發現有張自己很熟悉的臉，此時此刻正打扮怪異地在電視裡接受訪問。

咦？他身上穿的那件禮服不是前幾天剛送去保養的「天使花嫁」嗎？歐嘉芝銳利的目光立即射向小雅。

「呃……老闆，你也知道，辜先生這麼有誠意，又這麼帥，不幫我良心過意不去嘛。」

一接收到那如芒刺般的眼光，小雅立刻解釋，臉上帶著即將被痛宰的慘笑。

翻翻白眼，歐嘉芝真不知該說什麼了。

厚！她的這群助理，全被她寵得無法無天了，胳膊全都往外彎，也不想誰才是她們的衣食父母。

接著，電視裡記者的問題，又把歐嘉芝的注意力給拉了過去。

「辜先生，請問由集團為什麼會突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，決定舉辦這次的化妝馬拉松大賽？」記者問著辜仲鳴。

(五十一)

天使花嫁

陶米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蔣青巖道：「一芹三敬，望姑丈姑母莞存。」華刺史見禮單上有詩扇，說道：「老夫正要請教佳詠，謹領詩扇足矣，其餘敬壁。」蔣青巖再三相強，又收了錦紗四端。蔣青巖吩咐侍雲去取禮進來，伴雲領命。不一會，將紗、扇取到。華刺史忙將詩扇展開觀看，那詩道：

國亡中表散他鄉，滿目春山惹恨長。君父大恩俱草草，親朋高誼久茫茫。

人情共望劉文叔，丘壑深藏張子房。今日登堂須細認，兒時相見恐相忘。

華刺史看罷，稱讚道：「淋漓感慨，令我悲恨交集。郎君品既超群，才復絕世，祇可惜生非其時，雖然郎君年方弱冠，異日定是黃金台上人，祇恨老夫不及見矣。」

三人深談忘倦，廚下人稟道：「酒席齊備，不知是擺在園中，還是內宅？」華刺史道：「就在這內堂罷。」蔣青巖道：「既有盛席，又有名園，何不攜去一遊？」華刺史道：「荒園久未灑掃，遲日再當奉屆。」說罷，眾丫頭、婢子一齊走來，抬過兩張桌子，六張坐位。華刺史吩咐眾丫頭、婢子道：「蔣官人是至親，此後家中大小，都不須迴避。」此時眾侍妾們都立在屏後，不好出來，聽得這一句話，大家一齊走到左右立了，都偷眼去看蔣青巖，連韓香也出來看了幾次。此時蔣青巖身在紅粉叢中，真個健脾，祇望那三位小姐到來，他拚了痛飲。不一時酒到，華夫人著婢子去請三位小姐。那婢子去了半响，走來向華夫人耳邊悄悄說了幾句，華夫人笑道：「我曉得他三人，從不飲酒的，不來也罷。」蔣青巖聞言，把十分高興減去九分。華刺史起身安了席，三人坐下，侍妾們篩上酒來。飲過數巡，蔣青巖漸覺精神困倦，又見日已西斜，再飲數杯，便起身告別。華刺史道：「老夫到不會奉問，難道郎君的行囊，不曾帶得舍間來麼？」蔣青巖道：「小侄來時，有兩個相契的朋友，要同小侄來遊覽山水，行李同在一處，因此尚未攜來。待小侄今夜回去與那兩個朋友說了，明日搬過來吧。」

華刺史道：「既是郎君的朋友，何不不同到舍下盤桓幾時，也帶挈老夫開開笑口。」蔣青巖道：「那兩個朋友，今日也要來進謁，因恐姑丈謝客，所以遲疑未至。姑父若肯推愛，須寫兩個名帖，著一人同小侄去請他。他兩人一個姓張，是張吏部之子，名平，字澄江；一個姓顧，是顧司徒之子，名成龍，字羅仙，都是高才妙品，少年意氣之人。」

(十七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圖解 經驗
 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 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 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 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 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 請上網：slcj.us
 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